

海岩 著

堕落人间

群众出版社



海岩青春小说·漫画本子

堕落人间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堕落人间 / 海岩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5
ISBN 7-5014-3429-8

I. 堕… II. 海…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7296 号

堕落人间 海岩青春小说·漫画本子

著 者: 海 岩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pbs.com

信 箱: qzs@qzp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375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429-8/I · 145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墮落人間

墮落人間

墮落人間

黑暗。

黑暗中红光如豆。

红灯无力地散发着朦胧绰约的暖意。一束轮廓含混的青光自远而近，冰冷地映出一颗跳动不安的心。

当青光消失的瞬间，豆萤般的红光充满了整个空间，勾出一个少女柔和的脸。失神的红晕里，凝固着一双失神的眼。

一纸薄薄的体检表装进病历袋。

透视室外是一间破旧的门诊室。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医生放下病历袋，抬起头来，向面前一个三十来岁的魁梧汉子问道：

“你妹妹今年十九岁？”

魁梧汉子未及回答，一位老者已颤巍巍挨过来，急切问道：“什么

病？同志，她已经考上军区文工团了，这病不碍事吧？”

“她没有病。”医生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说道：“她怀孕了。”

老者被震惊了。魁梧汉子转过头来，目光凶狠地射向屋角的女孩。

依然是少女柔和的脸，和那失神地凝固着的双眼……

片名渐显：墮落人間

“片头不错。”

那男的终于坐下来了，坐的姿势很老练。他夸我，却不看我，也透着老练。

我已在肖琳家住了五天，和这位导演还是初次见面。这时正是晚饭后七点半钟，电视新闻刚刚播完。那男的矮矮的身子不失潇洒地歪斜在竹皮圈椅里，右手一直不停地晃着那本杂志。这是我有生第一次与一位电影导演直面而坐，不免觉得神秘和不安。

“刘敏，你喝什么，咖啡还是茶？”肖琳的高跟硬底拖鞋敲出的刺耳的节奏，似乎成了我与那陌生男人初识的拘谨中一种最不可少的排遣。

“嘿，孙导喝什么？”

“我喝茶吧。”那男的礼貌地向女主人眯起一双笑眼，随后转过头来，目光总算对准了我的脸。

“片头还算新颖，也注意了悬念。能把片头写到这个程度，对你这样的初学者来说，确实是件出人意料的事。当然，以后是不是就用这个片头，还值得研究。”

“刘敏，你要拖鞋吗？屋里热。”

“听肖琳说，这剧本的情节，就是一部‘你的前半生’，看得出来，确实不是凭空瞎编和临时采访来的东西。导演继续冷漠地夸我”。

“刘敏，你来点‘雀巢’吧，是真货，火车站一个小伙子送的，他要加拿大留学，托我在使馆里找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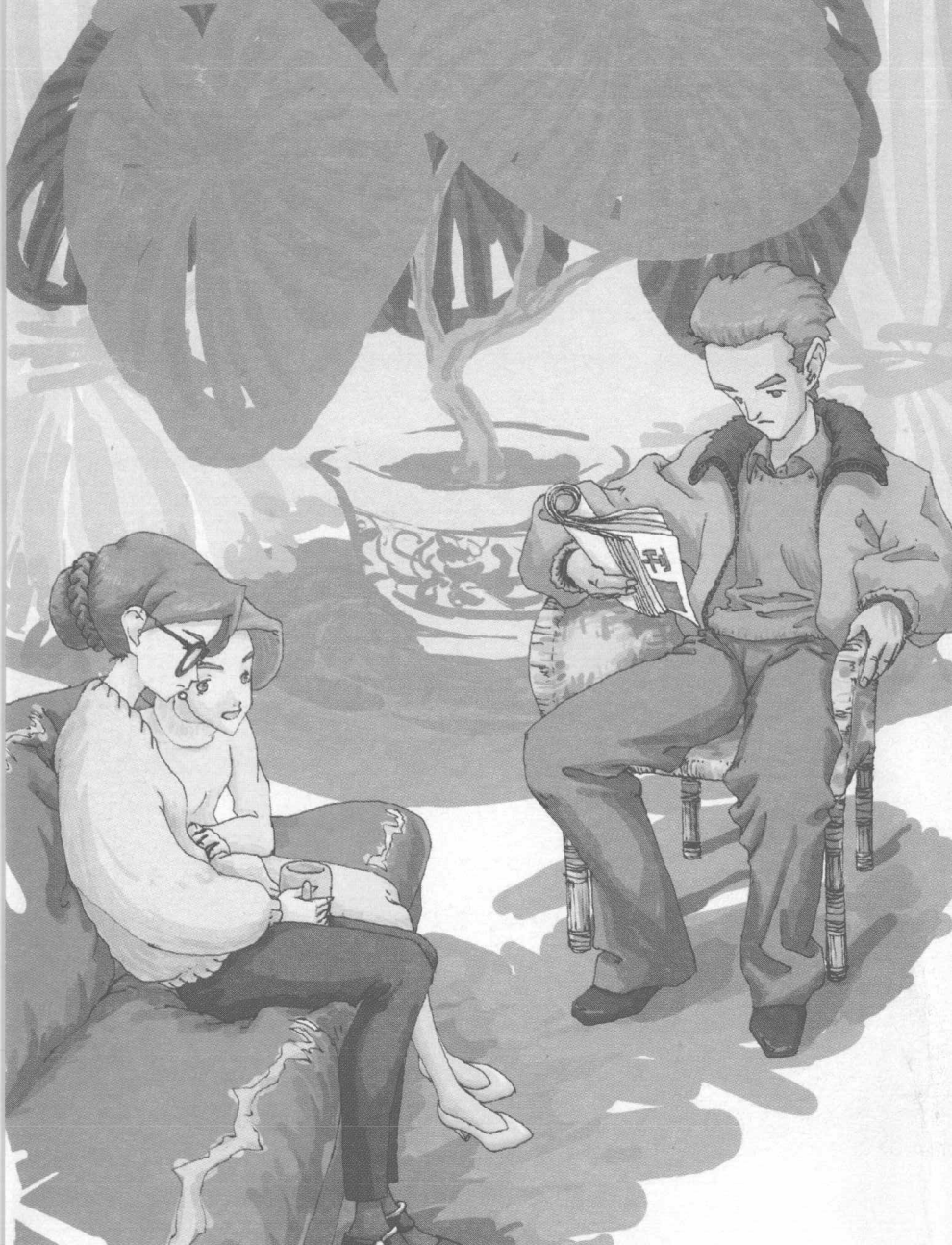
“我就佩服肖琳，朋友多多益善，忙于礼尚往来。”导演冲我苦笑着摇摇头，说。

肖琳在我身边坐下来，快五十岁的人，身子居然很苗条，“跟你说刘敏，我跟孙导演是老朋友了，你那小说一发表，我就想到他了。”

那男的恢复了矜持，继续说道：“和剧本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原作的开头，你在小说一开始写的那段内心独白非常好，你看——”他翻开手上的杂志，稳健地读道：

“‘我们这群贴窗花的小姑娘下了场，接下来该是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了。准备登场的毛京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脸上的妆化得很美，人显得小也显得极是秀气，头上包着雪白的羊肚毛巾，看上去犹如一个英气勃勃的女孩，只有尖尖的下巴勾勒出一笔阳刚之气。我冲他笑一下，他一点没注意，像王子一样旁若无人地昂着头，向着灯光灿灿的舞台，向着准备假戏真做的芦倩倩走去。’瞧，几句话，把一个少女对一个男孩子的单相思摹写得简洁明了，进入得也很自然。”

“可这毕竟是一段内心独白，”我困惑地皱起眉毛，“如果影片从这里开始，该怎样把这种心理描写用人物的具体动作转达给观众呢？”



“这个好办，给女主人公几个面部特写就行了。我是考虑，如果把摄影机的机位设在舞台的侧幕，镜头可以在前台和后台两面摆动，视角就显得很大很活了——演员上上下下，后台忙忙碌碌；音乐时缓时急；灯光忽明忽暗，在这种紧张忙乱的外部背景下来展现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气氛就能更足。而且你们演的是‘样板戏’，这本身就能一下子把观众带回到一九六七年那个特定的时代中去。”

导演内行的阐述弄得我哑口无言。他当然不可能明白我为什么想用医生的那个诊断做影片的开场。十九年过去了，那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黄昏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那无疑是我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在医生做出了那个令父亲令大哥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咬牙切齿的宣告之后，我就开始步入地狱了。

如果说，这个报应就是偷食禁果之后的罪与罚，那在这个苦难之前的快乐也必然是巨大的。我同样也忘不了毛京第一次努着嘴亲我额头时那叫人浑身颤栗的晕眩。那年我们十八岁。我们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敢互相亲吻对方的额头而不敢亲嘴。

“不过，小说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笔墨还是太弱。”导演一边有条不紊地往一只木制烟斗里填烟丝，一边一板一眼地说：“主要是相爱的根据和思想基础没有写充分，如果拍电影这一段非改不可，男主人公难道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爱上女主人公了么？”

苍天作证，毛京就是这样爱上了我的；苍天作证，剧本里的这段描写完全是对生活照相式的再现。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卸完妆已是正午，毛



京穿一身半旧的将校呢军装从后台出来。那年正兴这个打扮，如同今年流行蝙蝠衫一样时髦。他脚上的高统皮靴和那身将校呢都是他爸爸的箱底，裤子腿放下来而并不掖进靴子里，在那年也是时髦。他穿过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往后面的太平门走去，靴子上的铁钉敲出充满生机的音律，虽多年过去那脚步声我却依然记得，我记得那声音有如天籁一般清澈、旷远、神秘……

剧场。

舞台上方的横幅上写着：“晴川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

毛京掀开紫色的天鹅绒帘幕走出太平门，休息厅窗外射进正午的阳光，晃得他眯起眼睛，朦胧中他蓦然看到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雕塑般默立于刺目的光幔中，他惊讶地停住脚步。

“小敏？”

少女一动不动，毛京迟疑片刻，从她身边走过。

“毛京。”

毛京在门口站住，没有回头。

小敏背对毛京，问：“看了我的信吗？”

毛京没有开口。

小敏转过身来，挑战般地盯着男孩的背脊：“嘿，我对你的态度我都说了，就看你了。”

毛京张惶地回了一下头，“小声点，芦军代表没走呢。”

休息厅一端果然传出了脚步声，毛京慌慌张张说了句：“我先走了啊。”身影便消失在门口，宣传队的芦军代表从后台出来，走到小敏身边，随口说道：“怎么还没走？”

郊区公路。

一辆大轿车在慢慢爬坡，宣传队员的笑闹声充满了整个车厢。小敏向侧后方座位上的毛京回首注目，毛京低眉凝思不知在想什么，小敏只好转回头来，她不知恰是她回过头的同时，毛京不期然抬起双眼，目光向这边一闪。

食堂。

小敏兴冲冲把饭菜端到毛京桌上，大大方方坐下来。恰巧邻桌有人喊毛京，毛京抱歉地看了小敏一眼，端碗离去，小敏扫兴地长吁一口气，食欲全无。

黄昏，小敏家。

小敏的大哥正在满头大汗地写大字报，见小敏进屋放下书包直奔凉水瓶，皱着眉说了句：“怎么才回来，快帮爸爸做饭去。”

小敏父亲两手沾满面粉从厨房里探出身来，说：“刚才来了个男生，找你。”

小敏惊疑地放下水杯，“男生？”

“走了，留了个条子。”

小敏急不可待扑向桌上的字条。

毛京画外音：“小敏，红卫中学宣传队在排白毛女，月底要演出，约我帮他们跳大春，他们的喜儿也不行，你去不去？不跳喜儿跳‘白毛’也行，反正不耽误咱们自己的演出，只是别叫芦代表知道就行。”

“不行。”导演的烟斗在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下，“电影艺术要求比小说更浓缩更戏剧化，更惜墨如金，你剧本中这一大段生活写实太平淡了，在小说中用文字表现可能还看得下去，电影却不能这么拍。”他翻动着桌上的剧本手稿，“下面又是你和毛京，啊，不，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在一起练舞啊、演出啊这些场面，太啰嗦了。你说明了什么呢？你应该用更典型的细节集中笔墨写出男女主人公相爱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相爱，相爱的意义在哪里！”我不明白。

我那时爱毛京，一见到他就面红心跳，呆在一起就兴奋快活。毛京也喜欢我，只是腼腆不肯说，不然何以要鬼鬼祟祟地约我去练“私活儿”？我们那时从没想过什么爱的意义。

而导演依然坚持他自己的逻辑：“你可以想想嘛，毛京是省军区后勤部长的儿子，你是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在宣传队里他又跳主角儿，平白无故就爱了你？”

导演你要我怎样答你？你是在谈现实还是在谈历史？那一年我们十

八岁，时代和年龄都不曾提醒我们追求门当户对。如果非要门当户对，我们也确实比过——都是“红五类”。

“你再想想，宣传队的女主角是芦倩倩，她又是芦军代表的女儿，毛京没有爱她而爱了你，这本身就有意义。”

是的，我承认芦倩倩的芭蕾功还可以，可惜她的长相难说是“喜儿”倒近似“黄母”，她的脾气也和其父的地位成正比，同学中没几个和她投机。叫我弄不懂的倒是眼前这位导演，你究竟是在说生活还是在说艺术？

“也可能你是刚刚踏上创作之路，你要知道，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两回事。如果你不去表现男女主人公思想上的共同点，譬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因惑和反感，对老干部的同情和保护，诸如此类，那么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典型性就绝对出不来。你写东西时间不长，这些毛病也难免。你得多看看书，从一些中外文学名著中汲取养料，譬如《红楼梦》，宝黛的爱情并不仅仅是儿女情长，而首先是他们在反封建这一点上的统一，《红楼梦》的伟大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不，你错了导演，那时我们很年轻，和几乎所有热血沸腾的“红五类”一样，衷心地、狂热地，毫无保留地拥护那场革命，我们相信大字报里对老干部的一切指控都真实无误，我们自己被大字报和高音喇叭煽起的义愤也真实无误。我爱毛京，和这些无关，他是个很好很好的男孩，他脾气好也单纯，也对我好，这就够了，一个女孩子有这些就足够了。难道你不明白吗导演？

难道你没经历过十八岁？

二

“瞧，就是第四个，听说毛成放很喜欢他这个女儿，从左往右第四个，大概也有十八岁了。”

台上的音乐异常响亮，肖琳不得不在我耳边抬高声音，甚至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我已有十几年没进剧场，快二十年没上舞台了。这时天幕上红红绿绿的灯光闪烁不定，只断续将依稀遥远的感觉瞬时缀连，……几个伴舞的少女在歌手身边扭来扭去，做些令人不解其意的动作，而唱的，却恰恰是我最熟悉的那首情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愿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我十八年后终于看到这女孩的时候，居然听到这首歌！

“你们这些跳舞的，”肖琳又凑近我的耳朵，“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早恋，毛小津现在也有男朋友了，也是个‘衙内’。”

肖琳的意思我明白，她的话只有我才能心照不宣，这既是历史的偶合又是历史的循环。然而我依然感到意外，“她才十八岁，毛成放是否知道她在早恋？”

“当然知道。那男的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带过来的儿子。那女人神通广大，靠了她哥哥的门路，毛成放离休好几年又当上了军事学院的什么研究员。他这位后妻的哥哥虽说现在当顾问了，在军队还是有些影响的。”

对，就是第四个，不用肖琳说我也能认出来，她很好看。

“刘敏，你的女儿要是活到现在，大概也有这么大了。咳，那个时代，人不可能有幸福。”

也许仅仅是因为突然提到了幸福这个字眼，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儿，使我的两眼都禁不住湿润起来。从那年我们帮红卫中学跳了那场《白毛女》之后我就懂得了什么是幸福。“喜儿”和“白毛”都是我跳的，演群众时我暗中学暗中练已不止一天，连毛京都惊奇我居然跳得这样熟悉。也许就为这个他真的喜欢上我了。跟毛京跳舞真舒服，他的灵气全都发挥在跳舞上了。当我踩着“北风吹”的旋律走上舞台时我感到了幸福；当毛京那虽纤细却有力的双手将我高高托举向上时我感到了幸福；当我第一次跟在他身后踏进毛家那气派非凡的大门时我感到了幸福；当我们牵着他那只名叫“淘气”的心爱的猴子在林阴道上漫步时，我感到了幸福。